

孙子俨然成了一名“好战分子”。而一些西方的“中国军事战略专家”也借研究《孙子兵法》之名，把孙子兵法说成是Tao of Deception（欺诈之道），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说成一部“争战史”“诈骗史”，把中华民族描述成“以诈立兵”“以诈立国”的民族，这不仅有损我国重道义、爱和平的整体形象，而且为某些国家渲染“中国威胁论”、对外推行“霸权主义”“强权主义”“单边主义”提供了“学术”依据。他忧心忡忡而又大义凛然地说：“对这样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，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，岂能把自己的认识和意见闷在心里、压在心里、忍在心里呢？”

刘先生的一生，是学问与人生高度统一的一生，是道德文章至善至真的一生。他到了九十余岁高龄，每天仍坐在书房，手不释卷，思索不已，问道不止。在生病

期间，他还撰写了关于如何理解晚清大儒俞樾“花落春仍在”的文章，指出：俞樾的这首《淡烟疏雨落花天》把原本悲天悯人的题目，写得春意盎然。“花落春仍在”体现了晚清士大夫家国情怀的初心，契合着文化的自信与坚守。病逝前一周，我去看望他，他躺在床上，身体已非常虚弱，但他尽力又讲述了一遍对俞樾之诗的理解，并询问我是否将这一理解转告给了我的师兄们。当听我说已转告给他们时，刘先生欣慰地露出笑容，说：“我培养了你们，你们能继承我的事业。这我就心安了，心安了！”

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，他心心念念的是学术传承，是文化精神传承。尽管他已远行，但在我心底依然活着。哲人其萎，精神永存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（转自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24年12月11日）

读者·编者

2023年9月，《清华校友通讯》95期刊登了我的文章《我的核美人生》一文。我的文稿得到了《通讯》编辑部的认可，让我非常高兴，因为这不只是发表一篇文章这么简单，此时我参与策划出版《影入平羌——一代核科学家的奋斗人生》一书已多时，该书以参加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的科学家为主题。我们从选题、约稿、找出版单位，过程曲折，很不顺利。文章发表后，我们得到启发，坚定了约请九〇九基地清华校友提供稿件的思路。最终该书在2024年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，并入选出版界2024年8月优秀新书。本书的十

位主人公除彭士禄外均为清华校友。他们真正是“干惊天动地事，做隐姓埋名人”。

王秀清（1965届工物）2025年1月

我按时收到了近几期校友通讯。由于眼力原因，不可能每篇详阅，但许多校友的事迹对我都是很大的激励，使我乐观地面对晚年，永远不忘记我是清华人。许多校友对大学生活的回忆和对母校的怀念，读后都感到特别亲切，感同身受。我生活在清华园的怀抱中已经71年，这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我希望继续得到这本杂志，现寄去订阅费500元，请帮我订阅。99期《通讯》刊登了我的一首小诗，作为一个初涉古诗词的长者，谢谢你们的关爱！

赖敏儿（1958届水利）